

十一家注孫子

十一家註孫子目錄

孫子本傳

上卷

計篇

作戰篇

謀攻篇

形篇

中卷

勢篇

虛實篇

軍爭篇

九變篇

下卷

地形篇

九地篇

火攻篇

用間篇

十一家註孫子目錄終

一家註孫子卷上

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料量敵度地利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一遺甲先以

計神加德官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爲篇首
○杜牧曰計筭也曰計筭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筭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與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爲篇首耳○王皙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衆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階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

講武練兵

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

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曠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道者推而亡之○梅堯臣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皙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頊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故經之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得重慎審察乎

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李筌

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筭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筭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賈林曰校量彼我

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曰經紀
五事校定計利○王哲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
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
負之情狀也○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
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張預曰恩
信使民

二曰天

張預曰上
順天時

三曰地

張預曰下
知地利

四曰將

張預曰委
任賢能

五曰法

杜牧曰
此之謂

五事也○王哲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
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
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
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
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
出境則法今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

意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
樂爲其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以與之

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曹操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李筌曰危云也以

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云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答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胷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暉註同杜牧○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士民與上下同心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詭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違趨共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胷臆也如此始可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

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寃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皙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平○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

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具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具伐之必受其均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月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其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兵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喜年豐人安君尚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肯本於人事乎夫兵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退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况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爲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宜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之今可目

賄者國家自元和已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鷄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于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言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于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著

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圖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
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言戰大焉乃命悉
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
龐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
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
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
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
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敘之何也答曰夫暴君
昏主或爲一珪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
子敘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
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
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黜以敘之也○孟氏曰兵者
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
後則用陰先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
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
也○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杜佑

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
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王皙曰謂陰陽揔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
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
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紛抑未足以取
審矣寒暑若兵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
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
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
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牡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
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
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
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卷
首欲以泯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爲誦書以
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
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
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

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
蝗電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

狹死生也

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
篇中○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梅堯臣

曰知形勢之利害○張預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
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

則能謀戰
散之勢也
將者知信仁勇嚴也
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
李筌曰此五者為將之德

故師有文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
為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

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遠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
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兵問戰焉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

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
軍共飢勞之歿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

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
適其用則可為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

能果斷嚴能立威○王哲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徇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張頴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操曰部曲權幟金鼓之制也

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者主軍費用也○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費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闢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夫兵者以食爲本須先計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哲曰曲者率任之屬制者節

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群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馬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

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張預曰已上五事人人同

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同聞五者將知其

變極即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牧曰謂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賈林

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王哲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

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曹操曰道德智能○李筌曰孰實也

陳平歸漢即其義也○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使親賢任人不疑也○杜佑曰主君也道德也必先考校兩國之君

誰知誰否也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儒而不能強諫是也
○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王哲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

人之仁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
法秦民云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

讎撫虛之政孰有之也○張預曰先校二國之君誰有恩信之道即
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

賞有功為婦人
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
勇嚴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

曰若漢王問魏大將柏直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之類是也○
張預曰察彼我之將誰有智信仁勇嚴之能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

不能當韓
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操李筌並曰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
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

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梅
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哲同杜牧註○張預曰觀兩軍所

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
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

注錄字上

誅○杜牧曰縣法設禁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杜佑曰發號出令校孰下不敢犯○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王哲曰孰能法明令使人聽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穆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卧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爲如此○

丘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強卒衆車多爲強○梅堯臣曰內和外附○王哲曰強弱足以相刑而知○

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爲然

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明開合知進退聞

馳逐便弓矢習擊刺也○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聞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哲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

孰明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梅堯臣

曰賞有功罰有罪○王哲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賞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